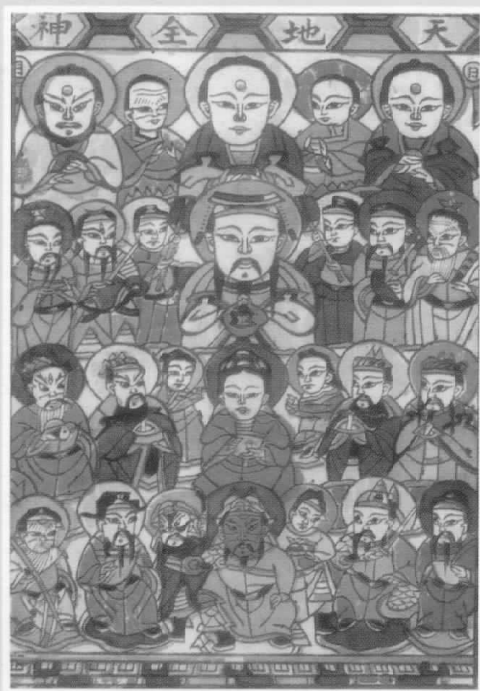


臺灣宗教研究通訊

李世瑜先生八秩榮慶專刊(上)

第五期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三月

蘭臺出版社

臺灣宗教研究通訊

第五期

李世瑜先生八秩榮慶專刊（上）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三月

蘭臺出版社



李世瑜先生近照

目 次

李世偉·蘇慶華 主編

★民間教派、經卷文獻

- 明代的寶卷及宣卷 陳汝衡 1
戰後臺灣民間宗教研究的回顧與評介 (1950-2000) ... 李世偉 11
一貫道、李老、我
——調查一貫道三十年的回顧和一些想法 宋光宇 73
馬來西亞一貫道的歷史及其發展近況 【馬】蘇慶華 99
一貫道與兒童讀經教育
——以「發一靈隱」為例 柯欣雅 113
從鸞書《鎮家寶》看清末民國初年的三一教 林國平、鄭小娟 137

★神明崇拜與民間信仰

- 張天師研究序說：成果回顧與相關史料辨正 王見川 165
關公的青龍刀與赤兔馬 【俄】李福清 207
香港警察的關帝崇拜 李慧筠 223
耶穌在華人民間宗教中扮演的角色 【美】柯若樸 237
華北鄉間廟會：河北省保定地區研究計畫初步報告
..... 【加】歐大年 259

★佛教、天津文化

- 臺灣的佛教尼師：以香光比丘尼為例 【美】于君方 265
試說直沽寨和信安 卞僧慧 289

★第四期勘誤表

★徵稿簡約

耶穌在華人民間宗教中扮演的角色¹

柯若樸 (Philip Clart) 著

【密蘇里大學宗教系助理教授】

蘇慶華譯

【馬來西亞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壹、前言

20世紀初，華人傳統之“三教合一”觀開始延伸至其他主要宗教中。最常見者，乃將基督教與伊斯蘭教加入釋、儒、道三教之中，並把它統稱為“五教合一”。此一新說法在民國初期，為數個新興宗教組織熱切的加以採納。這就是 Richard Fox Young 在 1989 年所發表的一篇論文中，稱它們為“統合性教派宗教” (“unity sects”) 的原因。[Young 1989] 在該論文中，Young 研究了基督教在 1921 年創建於山東省之教團——道院中的地位。本論文的焦點跟 Young 的不完全一樣，我不打算於此檢視基督教教義於眾教派宗教中所扮演的

¹ 我要向將此論文翻譯成中文的蘇慶華教授致謝。本論文原以英文撰寫，題目為“Jesus in Chinese Popular Sects”。此文已收入由 Roman Malek 主編、即將出版的 *The Chinese Face of Jesus Christ* 一書 (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 Nr. 50. St. Augustin: Institut Monumenta Serica; Nettetal: Steyler Verlag).

角色，而擬專注於耶穌在道院和一貫道這兩個新興宗教裏的形象及其所扮演的角色。文章的第一部分將討論上述已為 Young 所研究之道院；第二部分則為民初創立於山東省的融合性宗教——一貫道。文章的第三和最後部分，我將概括我的觀點，並嘗試描繪耶穌於華人新興宗教中所呈現之面貌。由於有關的資料得之非常不易，故此我於文中將此二珍貴宗教文獻的文本作較長的摘錄，方便讀者理解本文的論述。²

貳、道院中的耶穌

道院神壇上主要的供奉物乃一刻上五教聖人姓名之黃銅牌位。他們是：代表儒家的孔子的老師項先師、代表道教的老子、代表佛教的釋迦牟尼、代表伊斯蘭教的穆罕默德，及代表基督教之耶穌。在五教聖人之上，乃道院的主神，至聖先天老祖。(Young 1989: 6-7)此一名次之排列帶給我們的第一個信息，即：耶穌不過為地位較高神明底下的眾神當中的一位神明。事實上，被奉為道院最高神明的至聖先天老祖（以下簡稱“至聖老祖”），乃人們對世間萬物之所由的總根源之傳統慣例性稱號。在這些慣例性稱號下，至聖老祖被等同於儒學者所謂的“天”，道教徒所謂的“道”，佛教徒所謂的“佛”，穆斯林所謂的“安拉”，以及基督教徒所謂的“神”(God)。這五個衍生自一(*the One*)的方面(*aspects*)，於道院中被慣常性的稱呼為至聖老祖。作為代表個別特定文化概念背後蘊涵的神、聖意味之“一元實在”(the unitary reality)，他就是萬物生成的源

² 我想借此機會感謝建議我研究此課題的 Roman Malek 教授，及給予本文初稿提供修訂意見之歐大年教授。

泉；也是萬殊歸一的終點。因此，五教教義被視為較高層次真理的部分表述。透過道院所降的乩諭，此一高層次“一元實在”真理迄今方首次向世人宣示。之所以急切賦予（道院）此一新的“天命”（*dispensation*），乃因紅塵世間的道德倫理日益頹喪，致使人類面臨即將到來的末劫大災難。即令五教，亦不免面對類此道德淪喪之境況。五教聖人向人類開示的融合性基礎教義（*fundamental unity*），已為教徒們所忘卻。那些思想狹隘的信徒們，也經常曲解和扭曲原來的教義。於是，道院乃透過乩諭，企圖扭轉此頹勢，向世人宣示他們眾多信仰和思想背後所隱含之獨一真理。

透過類似西方靈學界以乩筆書寫（*planchette-writing*）與靈界接觸的扶乩方式，有關的乩諭乃得以向世人宣示。在正式的降鸞場合，一或二名靈媒（*entranced medium*）手執一木質書寫工具（即乩筆），以之於鋪上一層細沙的台面上書寫文字。這些文字被抄錄在紙上後，即成為神明降筆所啓示的乩諭。而道院所獲頒的最重要的一部經典，乃由至聖老祖於創教初期親自降示的《北極真經》。這部經典，僅限流傳於道院會友之間。它被視為蘊涵了融合五教真理，足以為世界帶來和平之“道”。唯有透過“每個會友與其家庭成員之精神更新（*spiritual regeneration*），及在充分理解道與回歸創始源泉，回復人類質樸原始本性”，方有以致之。（Young 1989: 10）

除了至聖老祖，尚有許多，秉承新賦予天命的仙真神聖所降示之乩諭，形成了一組具奧秘色彩之十二章回《北極真經》以外，被允許較自由流通之補充乩諭文集。在這些降鸞扶乩的神、聖當中，包括了耶穌。以下，我摘錄了三段《道德精華錄（卷一）》這本乩諭文集的文字，使讀者對這些乩諭之要旨有更深的印象。此本文集於1927年由南京道院出版。Richard Fox Young 僅獲取該文集之片斷摘錄文字，而我則很幸運的在台灣的一間廟宇中發現了此本重要經典。

《道德精華錄》收錄了南京道院於 1923 年開幕時，由中國各地的道院所呈交的一組乩文選集。該文集以內容主題分門別類，全集共分六卷，包括了：道旨、修坐、慈愛、哲學、靈學及文藝六大門類。我所擁有的卷一道旨門下卷，內收有關“五教同源”之乩文。此卷開始乃由至聖老祖所降長篇乩文，其後則有各仙真所降之乩文。其中有六篇，乃由耶穌降於不同道院者。

這些乩文所訓示的內容，包括了以下諸主題：肯定五教大同，支持至聖老祖降壇向世人宣化之使命，批評各宗教（特別是基督教徒）之狹隘思想，以及籲請個別人士回歸正道。包含一般性和針對個人之有關訓示文字，可清楚的見於以下所摘錄，降示於山東省鉅野道院之乩文中³：

徐仙光啓譯述耶穌臨鉅野道院訓示曰。我出生一個欄內。後因救世。我舍身於十架。若非各門友徒。何能廣被天下。自利碼竇諸人到華。創立宗教。諸信徒受盡煩惱。始可一幟樹起。今日師無上無極。無影無形。有影有形之真主降壇。各教教主同臨。開萬世無疆。立大同長在之源流。吾門皆當信仰真主。慧公聽訓。你的兄弟入了。你亦速回正道。[.....]⁴

以下由耶穌降於（安徽省）安慶道院之訓示，則涉及宗教區分之內容：

耶祖又臨安慶道院訓示曰。教本一家。何分中外。設教綱紀。不過統宗一善字而已。吾教存救世心。何教又非救世心耶。

³ 非常有趣的是：在這篇乩文中，耶穌本人並未現身。而是由另一名仙真代他翻譯成中文，並傳達他的訓示。這位仙真乃受利碼竇(Matteo Ricci)所感召而皈依天主教之（明代）著名中國官員徐光啓(Paul Xu Guangqi [1562-1633])。

⁴ 《道德精華錄》下卷，頁 59。

所最厭惡者。教主多端。分門別類。令人難以傾向。致無識者。疊出疑猜。反令教偽教真。混然莫辯。吾教崇一。與慶院普濟宗旨相印。故吾降臨聊一敘耳。[.....]⁵

最後，所摘錄者，乃出自耶穌筆下，所展現較詳盡之布道術。此乩文亦訓示於安慶道院，作為農曆新年之祝詞：

耶聖。奉 師命來壇指示。此時世風偷薄。愚人極多。老祖有施教之心。奈愚人無受教之意。正如朽木枯槁。雖蒙雨露之恩。終難發育。亦莫如之何也已矣。吾老祖數載降壇開化。惟望世人誠心向道。無負冀望之心。以成材料。即吾所望。亦是如此。然擾擾塵寰。何日遂願。故吾今日奉命來壇訓示。惟望慶院諸方。矢心砥礪。永為善人。

一人善則一家善。一家善則一鄉善。一鄉善則一國善。由是而擴充。則天下可平矣。百世可永矣。故謂道之能善天下也。是各聖賢仙佛之苦志。是老祖之苦心也。

老祖掌天上人間事。各神聖仙佛皆聽其命。位尊也。

吾為一教教主。在天宮逍遙快樂。豈世人之勞碌者可比。乃老祖不辭煩勞。下界臨壇。吾等隨駕臨凡。亦不惜奔忙。實是代天宣言。為國教民。如所言一人一家以至天下百世。即此意也。諸方等身體力行。勤勤修造。無負各神聖仙佛之雅意。亦不負老祖矣。是言也。三複之。⁶

以上三段乩文摘錄中之第一段，耶穌作為基督教代表發言，對本身之出生與死亡情況作清楚之表白，同時也稍微提及基督教在中國的歷史。在確立了他作為基督教教主之權威身份後，他隨即告誡了一名叫慧的基督教徒，以便成為道院的會友。實際上，道院會友之中基督教徒不算少。該教並未阻止其會友參加其他宗教的活動。

⁵ 《道德精華錄》下卷，頁 60。

⁶ 《道德精華錄》下卷，頁 76—77。

因為它並不視自己為五教之競爭者；而是使它們更趨完備。作為道院的會友因此視己身之教門為增添基督教信仰體會的一個面向，從而使他們自基督教局限中，完全了悟最高境界的道。一如上述所摘錄的第一段訓文顯示，由耶穌所降乩訓示的衆多場合，似乎特意為道院會友中的基督教徒而安排。

在第二段訓文中，耶穌亦以教主身份批評那些制度化宗教 (*organized religions*) 企圖將本身與其他教派宗教區分開來之偏頗傾向，導致人們無從自各教門中體悟終極皈一 (*ultimate oneness*) 之真理。在這裏，降乩訓示的對象，似乎不完全為某一特定道院之基督教徒。在第三段訓文中，耶穌已經完全失去了其在基督教教義裏面的特徵；轉而成為尊崇降壇開化衆生之至聖老祖的道中神聖仙佛之一了。其受佛教與儒教所影響之言談，與出自耶穌以外的其他神聖已無異。在這裏，我們可清楚的看出：耶穌於道院的地位，不過為被至聖老祖授命濟世的其中一名仙真而已。而他的誕生及其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亦不過是這個使命所必須完成的任務吧了。其目的乃代天宣化，以濟渡世人。耶穌未曾傳授任何明確的基督教教義，因為這些分門別類的教義，正為道院所克服，以便超越異同達致統一。我們於這些融合性教門的訓文中所見之耶穌，只不過是徒具些許基督教徒痕迹之空洞名相而已。誠如 Richard Fox Young 指出：耶穌於道院信仰體系裏頭所訓示者均無關特定之基督教教義。相反的，這些訓文“似乎是一枚壓印於源自華人宗教本身教義之認可戳記而已”。(Young 1989:21-22)

參、一貫道中的耶穌

一、早期一貫道裏的耶穌

一貫道於 1930 年在山東省濟南市創立。此地亦同為道院創教之所。然而，前者之根源卻較後者更深植於中國民間教派傳統之中。這一創立於二十世紀初的教派宗教，被認為是所謂的先天道之支脈。而該教派之創始人張天然（1889—1947）則為此一源遠流長道統中之第十八代（同時也是最後一代）祖師。⁷因此，我們對此既新興又古老之教派（指一貫道）較傳統的“三教合一”結合之教義出現於該教最早之教義問答手冊——《一貫道疑問解答》之中的情形，並不感到驚訝。⁸雖然三教教義成分於該教早期文獻中占十分重要的地位，但這並不意味著基督教與伊斯蘭教完全被置諸它的教義之外。李世瑜強調三教於一貫道中所占之重要地位，但亦同時指出數個較廣泛的“超宗教（教義）結合”（*suprareligious unity*）之實例。⁹李氏概括其所臚列的一貫道文獻中，有關五教提示最為顯著者，乃《五教真諦》與《回、耶教主聖訓》這兩冊頗為單薄的乩諭訓文集（各 20 和 5 頁而已）。可惜我沒有這兩本小冊。但，從李世瑜對它們的概述，我們或多或少能理解其有關內容的性質。前者輯入七篇

⁷ 有關一貫道歷史與教義，焦大衛(Jordan)與歐大年(Overmyer)[1986]、馬西沙與韓秉方(1992)、筱原壽雄(Shinohara Hisao)[1993]及蘇慶華(1997)諸氏均有很好的概述。

⁸ 見問題第 58 和 59（《一貫道疑問解答》，頁 43—47）。有關之討論，見焦大衛與歐大年（1986：251—252）。

⁹ 見李世瑜《現在華北秘密宗教》（1948：58—59）。

訓文，書前有濟公活佛的《序》。當中有一篇乃由耶穌所降示。¹⁰李氏為我們提供有關《回耶教主聖訓》較詳盡的內容。我擬在下文中將它抄錄出來，作為最具體的論證耶穌在早期一貫道教義中所扮演的角色之實據。根據李氏有關該書的提要說明，這本只有5頁的小冊乃於1941年由崇華堂在天津出版。¹¹它收入了3篇乩訓：其一乃先知穆罕默德應一名新近求道的伊斯蘭教徒之請求而降示（注明日期為1939年2月24日），一為耶穌於聖誕日降示（注明日期為1938年12月25日），而另一篇亦由耶穌於1941年4月10日在徐州降示。

雖然我沒有《回耶教主聖訓》原書，但耶穌於1938年聖誕日所降的乩文卻很幸運的為近日重印的一貫道資料集所輯入。作為記錄很可能是一貫道最早的一篇有關耶穌的乩訓，它給我們提供了耶穌在一貫道這一新興教派宗教中，所呈現的第一個面貌。茲將部分訓文摘錄如下：

[.....]今時萬道歸天道，吾亦助道離上天，眼見世界末日到，信徒迷昧性更瞞，生來死去，從何而還？代爾贖罪，究為那般？空留十字架，信徒作等閑。不願見爾同歸盡，今時竹筆透真言，爾等罪惡實千萬，只靠吾救實甚難。行為謬於理，“贖罪”天不言，及時惟悟透，返身路平坦，羔羊已迷途，吾來領爾前。看清天時，不應流連，“地獄”、“天堂”，一念之間。今屆聖誕，幸福不淺，是否體吾之道？天良是否開現？誦言忘味，殊失救世之旨；分道揚鑣，終成喪家之犬。大夢遲遲猶未醒，只知靠吾實不堪，至誠求天佑，意外多靈感，不容再遲迷，隨時隨機變，墨守舊理，終歸於完！
世界廣大歧路多能解時機有夙緣
萬國大同不久現不求大道難返天
萬道教主齊歸真傳況爾無能迷子

¹⁰ 李世瑜前揭書，頁113。

¹¹ 同上，頁118。

更須返身登岸！[.....]¹²

此訓文之主題乃謂基督教之宣化，不足以拯救迷子登彼岸。若只靠耶穌一人，未保證能獲得贖罪、返回天堂、甚至脫離末世之劫難。必須回歸到今時由一貫道降示的大道，方能尋覓得之。萬道的教主們均於此“時機” (*timely opportunity*) 打幫助道，以便世人得以回歸唯一的真道 (*returning to the one Dao*)，尤其是迄今仍像迷途羔羊的基督教徒們。在訓文中經常出現的“歸”或“返回”諸字眼，意味著：人們必須接受“道”，以找回人的本性。如此，因迷戀紅塵，醉生夢死、漸失人性的衆生，方得以回歸（聖潔的）家園 (*divine home*)。而對基督教之信仰，即被視為務須加以捨棄，以便達致更高層次的大道之其中一種“戀眷”。唯有這樣，才能使他們“返天” (*“return to Heaven”*)。

有關基督教“有所欠缺” (*insufficiency*) 之課題，在耶穌於 1940 年所降示的另一則較短的訓文中又被提及。他說道：

[.....] 吾教盡屬天道掌 莫道基督此一傳
 果能信心常誦持 即得無上真妙然
 此際不肯早回首 更待何時歸家園？¹³

基督教拯救世人之允諾已宣告無效，其信徒遂被指引到末世唯一獲得救贖途徑，即一貫道所崇尚之“道”。

在 1938 與 1940 這兩則訓文的字裏行間，人們可察覺到日益強烈之逼迫感 (*sense of urgency*)。此種感覺，在 1941 年耶穌所降的乩諭中達致高潮。此訓文是耶穌在張天然妻子要求下，為衆基督教徒

¹² 孚中《一貫道發展史》(1999: 582)。

¹³ 孚中前揭書，頁 613。

而降示者。李世瑜為我們提供了該訓文之摘錄：

[...]耶和華就是愛，就是生命之光，蘇格拉底只一瞬之文化幽芒。救救罷，我可愛憐的羊群，主啊！我熱淚流滿了胸膛。我耶穌基督，奉上帝命，來向我耶民作最後的示導：你們更無須向我禮拜，月慧救主，是你們黑暗之光。迷途指路牌，要看清了未來的方向。千年血淚不曾乾，摸一摸我耶穌的心腸。末日到臨了麼？你們要再見耶穌麼？現在是甚麼日子呢？紅色的水，奔流如江，日耳曼，地中海，波及東西南北洋。血腥的巨戰，喚不醒酒市醉漢，我哭吧！我不能哭，我的心又誰能見？真理是甚麼？正道是甚麼？我的耶民哪！可給我一個答案。禮拜堂中，禱鐘響了，雖然背誦著舊約新約，都有甚麼寫在上面？真道在哪裏，誰人曾見？是儒教嗎？是釋教嗎？是道教嗎？還是甚麼舶來的耶穌牟罕？你們再想想，使徒行傳，再將那先知的話，用清楚的頭腦，銳利的眼睛，誠心意的在看，你們有感覺嗎？[...]¹⁴

這則一貫道以耶穌名義所作的訓文與前面所見的道院者，在語調和修辭方面均有相當顯著的差別。道院的耶穌，乃一安祥的聖人。他向世人宣化道旨時，亦解釋基督教在道中的地位與作用。而一貫道裏的耶穌，則極度痛苦的為紅塵世人的苦難傷心痛哭流淚。這種苦難並非根植於人類原罪之中，而是因了他們的無知，特別是對真道之無知所造成。一貫道顯露了曠古宇宙之奧旨，並且肩負了消除迷昧、拯救末世衆生於劫難之中的使命。該教派通過點道的儀式，使求道者因得道而獲得救贖。透過對真道之理解，我們不難理解耶穌為何總是在其訓文中提出一連串有關“天時緊急”的逼迫性話語之原因。

由於普傳真道之特權僅為一貫道所獨享，從道中的觀點來看，

¹⁴ 李世瑜前揭書，頁 118。

耶穌呼籲其信徒禮拜月慧教主而非他本人的作法，並非完全不可思議。因為唯有她才能在末世執行拯救的任務。而月慧正是被視為月慧菩薩化身的張天然妻子，孫素真。¹⁵讀者們可能還記得這篇耶穌所降的訓文，正是應她的請求而作的。

耶穌（訓文中）的緊迫和痛苦語調，正與當日預示世界末日即將來臨而發展出的末世論和天時緊急思想息息相關。此一思想，正好支配著早期的一貫道。當耶穌於 1941 年降示此乩諭時，二戰已於歐洲國家喧鬧了長達一年半的光景；而中日戰爭也已延續了四個年頭。這些蕭瑟景象似乎確認了末劫即將來臨之說法。此時此刻，眾生必須從他們各自所修持，僅能為他們帶來部分覺醒的宗教，轉而信仰可使他們回歸正道的一貫道。耶穌於此所作之呼籲，乃確保基督教徒的利益，使他們遵守應運而降的一貫道有關萬教歸一，返本還源之號召。¹⁶

在道院中，教主於至聖老祖之救贖體系裏，仍扮演重要的角色，故此亦名列該教的道壇之中。而在一貫道中，當今最緊急之傳道任務，乃由無極老母授權給其他神明。這些神明的地位，乃顯現於有關神像在壇上排列之順序。即：無極老母、彌勒佛、觀音、濟公活佛、以及呂祖。張天然與他的太太的照相則掛在神壇兩旁。五教聖人雖亦名列一貫道科儀文本之中，¹⁷但他們的神像畢竟未見於神壇。故此，作為古代聖人，其所扮演之角色基本上較為消極。他們在現今的主要任務，乃引導他們的信徒追隨於末世降臨的唯一真道，即一貫道。¹⁸

¹⁵ 焦大衛與歐大年（1986：218）。

¹⁶ 《一貫道疑問解答》，頁 44。

¹⁷ 焦大衛與歐大年（1986：294）。

¹⁸ 焦與歐（1986：227—228）所描述之一貫道神壇，將老子、孔子與釋迦

耶穌（作為“創教教主”）在一貫道教內科儀文獻中所處的非顯著地位，直至今日亦復如是。而教義上的耶穌之地位，也基本上保持不變：他被視為一個仍具“局限性”的宗教傳統之教主，如今已被對所有的有緣人施以救贖之真道所替代。雖然一般的輪廓維持不變，但一貫道的耶穌形象又有進一步的闡述。在本文以下的部分，我擬就較近期出版的一些相關資料，嘗試為此類闡述作出論證。

二、戰後的發展

李世瑜視 1945 年以後為教派宗教的“衰微時期”，並且將“漸趨消滅”。¹⁹它被懷疑在抗日戰爭時期的淪陷區勾結日軍，因此受到當時國民黨政權和共產黨的冷遇。它的創始人，張天然於 1947 年之死亡，給教中帶來更進一步的打擊。其後，一貫道內部分裂為數個派系，並且各自為政。故此，1947 年以後出版的有關一貫道信仰之說明，只局限於出版該訓文集的特定支派，而不能被視為自動代表整體的一貫道觀點。另一方面，支派間教義的差別卻不十分顯著，至少在其一般輪廓方面。故此，道中訓文有關耶穌形象的分析，一般仍能為一貫道各支派所認同和接受。

在張天然死後的一年多，一本新的教義問答手冊出版了。顯然，其目的在於鞏固遭遇中國內戰最後幾個月戰亂之苦難日子的一貫道信眾的信心。這本書名叫《真理講義》的訓文，降示於 1948 年 11 月 26 日至 12 月 13 日之間。當時有位一貫道神明叫院長大人

牟尼佛擺在顯著的地位之情形殊為罕見。也許有人會辯說這種偏離標準擺設的做法，在一貫道仍被禁止時代的台灣，不失為掩飾其身份之好辦法。

¹⁹ 李世瑜前揭書，頁 32。

的，對道中主要教義作出了解答。其答問的形式與《一貫道疑問解答》相同。²⁰當中，最顯著的改變，乃五教歸一思想被正式納入一貫道教義之中，同時也針對五教之間顯著的差別作出了較合理之解釋：

問題〔十六〕儒、釋、道、耶、回五教，同是一樣嗎？為甚麼所傳的法，又不同呢？

〔答案〕詩曰：五教原來是一家，因地因人設教法。形色雖殊皆一理，迷人妄自論你他。

夫天之生斯民也，必教之以道，而人始得安居樂業；倘生之不教，雖老翁猶如孩童焉，其必無識無知，習尚惡劣。所以天下之非聖、佛者，聖、佛則以孩童視之，而加護愛。由古及今，數千萬年來，社會人生，所以能存延於今日者，端賴聖、佛之教，國君之治也；如治而不教，則民必不服矣。

所以，天命五教聖人，先後降世，各居一方，因地因人，而設其教。儒教孔子、釋教如來、道教老子、回教穆聖，降生於亞東；基督耶穌，降生近於歐西。由此以來，五教各立教條，各立規則，將化民之責任而自任，所以至今，聖人遺風猶在焉。

既然五教皆奉天之明命傳道，然其辦法不同者，良以地勢民俗，所使然也。然名稱雖異，而理皆同：

儒教，以〔存心養性，執中貫一〕立教，

〔忠恕〕二字而化人；

釋教，以〔明心見性，萬法歸一〕立教，

〔慈悲〕二字而化人；

道教，以〔修心煉性，抱元守一〕立教，

〔感應〕二字而化人；

基督耶穌，以〔洗心移性，默禱親一〕立教，

²⁰ 據該書的說明，院長大人是天堂裏的考試院長。其正式名號為“三天主考”。他與張天然之間，有著前世子與父的特殊關係。更多有關他於道中的特殊地位資料，見《天道真理講義淺注》，頁21-30。

〔博愛〕二字而化人；
回教，以〔堅心定性，清真還一〕立教，
〔仁愛〕二字而化人。

五教立言，雖然不一，其理何嘗不同耳？且五教聖人，當時奉命傳道，為立教化民而已；及至任務完成，其〔心法〕並未普傳。所以，儒傳至孟軻而〔心法〕失；道傳至尹喜而〔道風〕絕；耶穌立教完成，原思將〔心法〕普傳，因天時未至，天機不能泄露，所以被釘〔十字架〕而歸天矣；穆罕默德立教之後，天命隨即收回；惟佛教應運紅陽，單傳獨授，留傳於今。然五教之後人，因未得受〔真傳〕，隨集諸聖人之經典，伏而誦之，以為得真，良可憫也！至今五教，均已失真矣！因運轉白陽，〔正法〕普傳之時已至；望諸善信，及早覺悟而覓真，實為三生大幸。²¹

就個人所知，這是一篇最早將五教教義表達清楚並把它們融入一貫道“真道”之訓文。我們從這篇訓文中可了解到一貫道視耶穌不過為紅陽時期的一名聖人。他奉上天之命來到世間設教，以適應因地因人不同之需求。因天時未至，他本身沒有普傳真道的天命。令人感興趣的是，訓文中指出：耶穌雖未具天命，卻試圖傳授“心法”。結果，他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以免洩漏天機。但伴隨著當今白陽時期的來臨，真道之宣化接替了如今已失真的五教教義。

此篇訓文的作者涉及了基督教教義中的核心領域，可是耶穌的死亡並不被視為像基督教教義上所說的：為贖萬民之罪；而是因犯了天條才受此懲罰。而這種首次對原《聖經》十字架意義作“一貫道式”詮釋之例子，再一次更詳盡的出現在書名叫《聖經與天道》這本只有 73 頁數之小冊子裏。這本書，由“無名氏”撰於 1984 年

²¹ 《天道真理講義淺注》，頁 367—381。五教教義已被融入修訂版的《一貫道問題解答》，而將書名改稱為《性理題釋句解》。此修訂版本於目前的一貫道圈中，廣泛的流傳著。

(據該書《序》所注明的日期)。成書於紅陽期的《聖經》，當然未能包含所有僅於當今白陽期才可能普傳的真道，但它卻隱含了無數有關“道”的“公案”式玄機與預言。正因了這種種徵兆式之預言，促使人們自經典中尋覓隱含在字裏行間的微言大義。在這本書裏頭，十字架並非被解讀為遏止泄漏未至時天機的天條，而是暗指“道”所處之位置。此即是一貫道在點道儀式中為求道人點出之“玄關(道)”。由於求過道者不可描繪此“玄關”於人體中之確切位置，評注者指出：乃二位被釘死在耶穌兩旁的罪犯，抑或被解讀為佛家所謂的“六賊”(the six sense organs)之一。假如兩名罪犯被比喻為雙眼的話，那麼居二者之中的耶穌十字架位置即暗示了(自性寶地的)玄關。²²其他非直接談及“玄關”的文字，乃被發現於(《聖經》中)耶穌所作之判斷：“不背著他的十字架跟從我者，不配作我的門徒。”(〈馬太福音 10。38〉)，²³以及在他回答法利賽人(Pharisees)時所說的：“神的國就在你們中間”(“the kingdom of God is within you”) [〈路加福音 17。21〉]。²⁴一貫道評注者將“你們中間”句逐字地解讀為“你(們)的正中央”(“your midst”)即產生了另一個提及身體位置上“玄關”之參照。

除了暗指一貫道點道時傳授之“三寶”外，在此文本中最顯著者，乃其對耶穌與彌賽亞這一核心主題之解讀方式。在這裏，我們遇到了一貫道對耶穌所作之全新詮釋。其實，耶穌並不是(如道中秘傳式解讀指出的)“施洗約翰”(John the Baptist)所宣布的“彌賽亞”(“Messiah”)。在〈馬太福音 3。11-12〉中，約翰說道：

²² 《聖經與天道》，頁 28。

²³ 同上，頁 27。

²⁴ 同上，頁 26-27。

我是用水給你們施洗，叫你們悔改。但那在我以後來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給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聖靈與火給你們施洗。他手裏拿著簸箕，要揚淨他的場，把麥子收在倉裏，把糠用不滅的火燒盡了。

在某些中文翻譯中，“winnowing fork”(叉狀揚穀器)被譯為“簸箕”，即“揚穀扇”(“winnowing fan”)。一貫道評注者將之理解為與經常手握破扇之濟公活佛描繪相關。一貫道的創始人張天然被認為是濟公的化身。濟公則為白陽期真正的彌賽亞——彌勒佛之到來作出準備。這種認定，可從“Messiah”與“Maitreya”二詞的中文字譯寫式：“彌賽亞”(Misaiya)與“彌勒”(Mile)中獲得暗示。二者均以相同的“彌”字作開頭。²⁵

我們在這裏所看到的，乃較詳盡、已為我們所熟悉的一貫道的解讀耶穌之應用模式。即把耶穌當作受命在紅陽時期設教的聖人。然而教並非道，但它卻可扮演開化世人的積極角色，為隨即而來的白陽時期所宣化之真道作出準備。因此，耶穌的教義是符合其所處之地與時的；但已為當今末世降示之真道所替代。為了準備真主的到來，耶穌的教義（及廣義的《聖經》）裏頭包含了無數暗示與預言更高層特許教義(*higher dispensation*)之即將到來。故此，即使被替代，白陽時期的基督教教義仍能扮演積極的角色，引領信眾對真道之正確理解。²⁶當宣化真道和終極救贖之效驗為（一貫道）所獨占

²⁵ 《聖經與天道》，頁 18—22。

²⁶ 談到這裏，有必要指出：從資料中可見到道中對有關基督教作為得道門徑之適當性看法似乎有些歧義。上述修訂版的宗教問答手冊，《性理題釋注解》（見註 20）說明耶穌返天之後，其設教宣化之天命已被撤回，因此“無法從十字架上找到真理。”（《性理題釋注解》，頁 79）。1948 年出版的《真理講義》中，堅持撤回回教之天命，但未撤回基督教者（頁 378）。這種限制，在《性理題釋》出版時已被擴大到包括基督教在內。

時，對過去授予基督教設教宣化天命之撤回乃絕對需要。故此，耶穌本身於扶鸞降示時，屢次極力主張那麼做。

以上，我們引證了數本出版於 1930 及 1940 年代，有關耶穌的乩文集。但耶穌在其後仍繼續臨壇降乩示訓，在一貫道積極到海外宣教之際，可能變得更加重要，特別是在北美洲、澳洲、南洋，以及歐洲之宣化。尤其是，當一貫道之宣教者很可能經常要面對那些有潛能被改變信仰之基督教徒。我所掌握到最新近由扶乩而成、有關耶穌的一本道書，書名叫《耶穌基督聖訓》。這本於 1989 年在台灣完成的長篇乩諭訓文，乃以中、英雙語出版。其英文書名為 *The Revelation of Jesus Christ*。這本訓文雖為一稍具爭論性之一貫道支線所出版，但訓文中卻重複及重新確認了較早前有關耶穌之題旨、內容。²⁷

肆、結論

Richard Fox Young 在其有關基督教於道院之地位的論文中，引述了三名在民國初期具影響力的基督教傳教士之看法，認為那些像道院一樣、以五教同源為號召的融合性教派宗教，在他們會友當中可能擁有其立足點。他們把基督教融入本身教義，可能作為預設之宣化場所(*preparatio evangelica*)，為基督教福音開啓他們的心扉。

²⁷ 見《耶穌基督聖訓/*The Revelation of Jesus Christ*》。這本訓文相當特別的地方在於：聖誕節當天降示的耶穌之來臨乃由聖誕老人所通報。負責扶乩者乃王好德前人所領導的天恩彌勒佛院。有關此支線更多的說明，見 Clart (2000: 135-136)。王前人曾以此訓文講課，其講義經由該支線出版，書名為《前人慈悲講解耶穌基督聖誕慈悲指示訓/*Preaching of Jesus Christ's Revelation by His Holiness, Great Master Wang*》。

²⁸Young 對此觀點持懷疑之態度，並強調基督教教義對道院之世界觀並無實質的貢獻。²⁹吾人對道院經典與道院本身之進一步研究，印證了 Young 之結論。我們所發現到的就是：民間教派不會接受基督教所宣傳的耶穌；而是把他並入教派教義系統中。在這個過程中，耶穌本來的意義已完全被置諸特定框架，加以“解讀”(appropriate)成爲較高層次的“道”服務的一名聖人，是上天所派遣到世間協助進行更大規模救贖任務的使者。換句話說，他在道院神壇上，或在一貫道扶乩場合上的現身，最終僅是爲了完成使這些教派宗教的世界觀獲得環球確認的適用性(global validity)任務罷了。耶穌被重新詮釋，以便和諧地併入幾乎與基督教福音毫無關係的宗教體系裏面。雖然在輪廓上相似，但我們對道院與一貫道的詳盡研究顯示：二者於“解讀”耶穌/基督教教義的策略上，因教義的差別而有所不同。故此，在道院的耶穌被賦予較活躍的角色以進行普世救贖之任務；而一貫道中的耶穌則只被視爲古代聖人，在無極老母及其新的使者進行當今末世救贖任務中，扮演著微不足道的角色。五教及五教教主之地位，隨著允諾拯救末世劫難、普傳真道的白陽時期之到來，已漸趨消失。耶穌在此時所扮演之角色，不過爲昭示此一自先前(指紅陽時期)承接的“道”(於白陽期)之終了。故此，在不同教派之中，我們所面對的耶穌也迥然不同，因爲各教派按照自己的需要而采用不同的詮釋策略。我們就一貫道與道院具有一定程度差別的耶穌形象，及以(形象)差距顯殊的耶穌在多元基督教宗派中之被置諸特定框架，加以“解讀”的現象，來結束有關的討論。任何試圖以耶穌作爲共同象徵(shared symbols)來進行各宗教間的對話者，務須將此多樣性(形象的)之“解讀”與再詮釋

²⁸ Young(1989:18-21)。

²⁹ 同上，頁 22。

因素加以考量。³⁰

³⁰ 作為將來研究的一個極有趣的課題乃：非基督教宗教對耶穌（形象）之「解讀」與再詮釋的系統研究。比如說，嬉紐天教中，作為嬉紐天[Vishnu]化身的耶穌與作為巴西人所信仰的融合性宗教，即 Umbanda，主神的耶穌（於此教中被稱為 OrixáMaior）之間所進行的比較研究。

參考書目

一、中文、日文類

不著撰人

1927 道德精華錄，卷一。南京：南京道院。

不著撰人

一貫道疑問解答，無出版地、日期。（《序》所注明年份為 1937）

不著撰人

天道真理講義淺注，香港：無注明出版社、出版日期。（《序》所注明年份為 1948）

不著撰人

聖經與天道，無注明作者、出版社地址、日期。（《序》所注明年份為 1984 年）

不著撰人

性理題釋句解，香港：無出版社。日期。（最近期的《序》注明年份為 1989）

不著撰人

耶穌基督聖訓 (*The Revelation of Jesus Christ*) 慈光出版社 (《訓文》注明年份為 1989)

不著撰人

1992 前人慈悲講解耶穌基督聖誕慈悲指示訓》/ *Preaching of Jesus Christ's Revelation by His Holiness, Great Master Wang*. 台北：慈光出版社。

孚 中

1999 一貫道發展史，板橋：正一善書出版社。

李世瑜

1948 現在華北秘密宗教，成都：Studia Serica Monographs, Series B,no.4 (Reprint edition used：台北：古亭書屋，1975).

筱原壽雄

1993 台灣にわける一貫道の思想と儀禮，東京：平河出版社。

馬西沙、韓秉方

1992 中國民間宗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二、西文類

David K.Jordan & Daniel L. Overmyer (焦大衛、歐大年)

1986 *The Flying Phoenix: Aspects of Chinese Sectarianism in Taiwa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Reprint edition used: Taipei,Caves Books,1986).

Philip Clart (柯若樸)

2000 “Opening the Wilderness for the Way of Heaven: A Chinese New Religion in the Greater Vancouver Area.” *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s* 28:127-144.

Richard Fox Young

1989 “Sanctuary of the Tao: The Place of Christianity in a Sino-Japanese Unity Sect.” *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s* 17:1-26.

Soo Khin Wah (蘇慶華)

1977 "A Study of the Yiguan Dao (Unity Sect) and Its Development in Peninsular Malaysia."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